

诗意江南 魅力古城 专版

■责任编辑: 谢 希 ■联系电话: 0576-85111333 ■版式设计: 姜宇红

临海辛亥革命传奇人物

屈映光

民国时期,东塍镇出了许多响当当的名人,屈映光是其中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。他是革命的先驱者,编著《浙东军事芑史》的朱汝略先生曾赞之为“临海辛亥革命第一人”。在屈映光的带动和举荐下,后来成长起来的有民国参谋总长、空军总司令、一级上将周至柔,联勤总部副司令、参谋次长、中将陈良,联勤总部军需署副署长、中将李进德,联勤总部办公厅主任、中将周彭赏;还有很多非东塍籍的革命将士,如辛亥革命后上海高昌庙兵站总监葛體泉,民国浙江巡按使署、浙江省长公署实业科科长杨毓琦,浙江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上校参谋参议官、陆军少将洪宇清等。

此外,屈映光还在教育界、公益慈善界、宗教界声名煊赫,被老百姓和信教群众拥戴为“活菩萨”“法贤金刚上师”,著述弘法,不计其数。

□胡慧红

于革命 浓墨重彩谱华章

为了宣传革命的思想,1909年,屈映光与同道缪载卿在上海创办《风雨报》,取自秋瑾女士被害时,曾有“秋风秋雨愁煞人”一句,于是以“风雨”为纪念,号召大家不忘革命的精神。

后来,他又前往安徽任陆军测绘学堂教练官,兼任浙江旅皖公学监督兼教练,于讲课之外,专以提倡民族自由为主旨,告诫学生:“不读书焉知创业之艰难,士贵立志,民族不能自立,即沦为奴役。嘉定三屠,扬州十日,痛楚可为佐证。”由此,两所学校的革命思潮风起云涌。

1911年夏,屈映光想着革命重在实行,应放下教鞭,带上盔甲,以达到推翻满清政府之目的,于是辞去两校的教职,计划重返上海,商讨革命大计。后因病暂回临海。养病期间,得知武昌起义已成,精神振奋之余,抱病回到上海,准备迎接孙中山、章太炎、陶焕卿先生归国,组织政府。

那个时候,浙江尚未起义,而巡抚守卫长吴茂林为革命军内应,浙军营长朱介人、顾子才本是光复会同志,自可一同响应,于是大家推荐汤寿潜为浙江都督,并由屈映光、王文庆、周佩璜赴杭举义。

1911年11月4日,杭州起义,朱介人代理团长,驻笕桥,进艮山门,以王金法为敢死队长,占领军装局。顾子才营驻海潮寺,进草桥门,并以蒋介石为敢死队长,张伯岐为副队长,破坏巡抚衙门。西湖旗营当夜虽未收复,但已问题不大,革命进展极为顺利。

当时,革命志士们先推童保暄为临时都督,以渠任宪兵营执事官,易于联络。后又推汤寿潜为都督,下设民政部,以褚慧僧为部长。另设司令部,不过在总司令人选上,出现小插曲。

总司令人选,依当时职务应由朱介人担任,但顾子才资历比较老,因此难以决定。此时顾子才部队的团长、浙人周亦忱,虽事先未参与革命,不过那时亦愿担当重任,于是推举他为总司令。顾朱二人均表赞同,可是童保暄表示愤懑,内部出现裂痕。

屈映光当即与许颖商量,革命尚未成功,不可自争权位,应推举朱介人率师北伐,而童保暄、吕戴之、王载卿、徐聘耕、傅其永等人均可向外发展。他的主张获得同意,于是大家决定组织北伐军,并推屈为兵站司令兼北伐军顾问,设司令部于上海高昌庙制造局。朱介人率师直驱镇江,与徐固卿、刘之洁、林述庆、柏文蔚、洪承典等会师攻江宁,并推徐固卿为联军总司令,屈映光自己也跟部队一起前往。

后来,屈映光总结早年参加革命的思想,来源于少时研读的各种革命学说,于明德、新民、治国、平天下之道,别具解释,早有民主自由思想,因此,撒播下革命的种子。

于慈善 乡民难忘“屈菩萨”

不管屈映光在外面世界的革命成果如何,也不管他持什么样的政治主张,在东塍乃至台州老百姓的心中,人们对他的印象是造桥、修路、赈灾,做了许多利益乡里的善事,民间至今还流传着“屈菩萨”“活菩萨”的称呼。

在家乡,屈映光以“文六”字行,乡民多尊呼为“文六大人”。

屈映光的故居和家祠,就在东塍镇上街村的凉光路上。2011年,笔者在“东塍通”李尔昌老师的带领下,到访已面目全非的屈家大宅。当时,屈家大门已成了某家厂房的一堵后墙,用砖头砌了个严严实实,唯有墙角石柱下的石礅,上面雕刻的梅花形“福”字,依稀可见当年的风采。与“福”形石柱相对的另一根石柱,已被一堆垃圾掩埋大半,根据李老师的推测,那根石柱石礅上雕刻的图形,应该是鹿形的“禄”字。

过去屈家大院在进入大门后,有一个月洞门,一条石子小径通往内院,两旁是满栽花草树木的花园。然后,迎面看到的第一幢建筑是屈家的“精一堂”藏书楼。绕过藏书楼,就是三个四合院,纵向分布,分别居住着屈家的三房太太。解放后,屈家大宅经过火烧以及改作他用,已完全改变了先时的格局布置,只留下一些断墙残垣以及后院衰败的管家楼,没了盛时的模样。据说,当年的整个大院,占地至少在30亩以上,恍似《红楼梦》里描写的“大观园”。离屈家大宅不远的地方,是屈映光在1917年建成的屈氏家祠,也是一派荒凉景致,但屈映光在乡民心目中却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好人。

那时,穷人家耕田买不起牛,屈文六都愿意把自己家的牛借给他们使用,但到了麦收季节,乡民如果向屈家借打麦的木制器具连枷,他却不愿借,因为他认为,打麦的连枷乡民完全可以自己做,如果因为懒惰而不愿意自己做,那就不能借。

隔溪村有人在屈家做管家,人称大孙管家,忠厚厚道,不贪小便宜。在屈家呆了10多年,临老了,也没有什么积蓄,屈映光为了褒奖他,特意在隔溪村老车站附近造了三间房子,送给他。

屈映光的善名远播,甚至连四周的乞丐都知道。每次他回乡里,要从水路过,得到消息的乞丐们,便一路从钓鱼亭、邵家渡、赤水等沿灵江的路廊上等候,屈映光经过的时候,也就一一为乞丐们布施银两。

20世纪90年代,村里改地名,就把屈家大宅所处的上街村凉棚自然村的一条道路改为“凉光路”,意为凉棚百姓不忘屈映光。

屈映光少时求学,曾经得到一位以砍柴为生的侏儒的资助。侏儒把自己卖柴所得的银元,装在竹筒里,送给屈映光。而屈映光拿着这笔钱,去杭州就读赤城公学,从而认识秋瑾、章太炎、陶焕卿等人,以致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。1914年,屈映光就任浙江巡按使,后返里省亲。当年砍柴的侏儒得知消息后,也跑来看他,但是屈下榻门口把守的卫兵见他穿得破破烂烂的,硬是不让他进去,于是侏儒就让卫兵传话:“我想见屈文六。”文六大人知道后,觉得这个人竟敢直呼自己名号,还想见他,肯定不是一般人,于是亲自出来,一看见这位砍柴的侏儒,马上大喊“恩人哪”,还双手将他客客气气地牵了进去,一时传为美谈。

哪”,还双手将他客客气气地牵了进去,一时传为美谈。

在临海各乡镇,屈映光用筹款积极为乡民们建造“济生桥”,兴修桃渚水利工程,修建大田至东塍乡村公路,开创东塍第一家西医诊所“三多医院”等等。

1929年,浙江大水,台属临黄各县,被灾尤重,师发起台灾急赈会,筹款约二十万元,办平糶米约二十万石,经费另筹,灾民得苏,并以余款造各地桥梁十数座。

1931年长江水灾,师赴沪筹赈;同年,东北“九一八”事变,复遭大水,再赴沪筹赈,与冯仰山携赈款北上;1933年冬,赴察哈尔,绥远放赈;1937年,日本大举侵华时,师发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及僧侣救护会,自任救护总队队长,出入战场,躬冒炮火,先后赈款数百万元。

1938年,屈映光任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副委员长,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负责赈灾救灾工作,足迹遍及四川、云南、贵州、广东、湖南、江西、福建诸地,灾灾放赈备极勤劳。

于宗教 筑台湾密宗之基

屈映光的热心慈善公益事业,不可否认有其佛教信仰的因素在内。其弟子蔡运辰在追溯他的佛教信仰渊源时,提出:师自幼年随祖母及母拜佛念佛,虽不足以言信仰,而已净念潜滋。1912年任民政司长时,天台县长请封国清寺,适予批驳,其时固不知为智者大师道场也。此后随缘参访,信念日深。

于政治上起起伏伏,变化多端,明了政治的真相之后,屈映光便矢志学佛。1921年,他在北京与夏溥斋、梅斐澹诸居士,研究佛学,颇有心得。1929年,与夏溥斋一同皈依普仁喇嘛,与梅斐澹一同皈依省元和尚,后又赴上海皈依谛闲法师、大勇法师。

其弟子李逸尘在《金刚上师大持明班智达法贤金刚法狮子传略》中,指出师父屈映光曾皈依包括班禅活佛、印光法师、能海上师、虚云禅师等在内的民国时期24位显密各教高僧大德,并由贡嘎呼图克图赐法名“法贤”。

居大陆期间,屈映光因其革命耆宿及政界前辈的身份,作佛教的大护法,并与王一亭、陈元白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“菩提学会”,进行慈善公益、弘法利生工作。

1952年到台湾后,屈映光渐以“法贤金刚上师”名号,出现于教内外人士眼中,开始著书立言传法,并有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诠释》《新译薄伽梵智慧到彼岸心经诠释》《佛说观无量寿经诠释》《佛说无量寿经诠释》行世,另有《入佛知见》《六十年来之密宗》《净土实相》《佛法与宗教哲学科学的差别》等著述,以及相关序文、诗词、联辞、法语等存于世间。

1954年,屈映光移居桃园县大溪法鼓山斋明寺后苑阅藏,发愿修订中华大藏经,并设密坛,每两星期一次讲经,弘法20余年,向未间断。

在台湾期间,屈映光除了广行佛法、度人无数外,于佛教界最大的贡献,便是设立修订中华大藏

经会。他在《修订中华大藏经序》中指出,我们自雍正龙藏之后,200年来,未曾修藏。在此期间,日本的各种版本藏本相继问世,以彼国之精勤,促吾人之振作,因而重新编刻大藏经,刻不容缓。

另外,他又指出,随着时代变迁,现今的编刻藏经已不像宋元明清的断代修书,增减任意,而应统括海内外,已入藏、未入藏,一切佛典,作成空前未有之结集,庶达承先启后之目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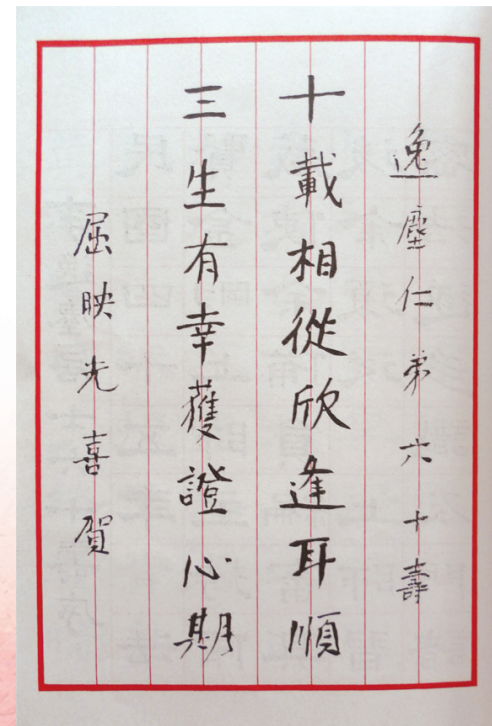
从1956年至1966年10年间,屈映光集400余人之精力财力,齐集历代藏经所收之经典,一无所遗;更集历代藏经未收之经典,尽所得能。除译藏及总目录不计外,仅选藏及续藏近5000部,比四库全书的3470部(不计存目),还要增加十分之四以上,可知佛藏之全、佛教之大。

屈映光以其在台湾20年间于佛法的传承宣扬,与能海上师、黄念祖居士、清定上师等,共列为20世纪汉人上师的十位杰出者,并被尊称为“金刚上师大持明班智达法贤金刚法狮子”。

1973年,屈映光在台湾圆寂,安葬于台北县新店镇五峰山麓。

纵观屈映光的一生,不管是在入世法,还是出世法中,皆可为翘楚。或者正如台湾林业界三大元老之一、临海籍林渭访先生,在《屈文六先生九秩寿序》中指出:“浙江耆宿屈文六先生,实国瑞而兼人瑞者也。仰之则弥六合,退之则藏于密。”

纵观屈映光的一生,不管是在入世法,还是出世法中,皆可为翘楚。或者正如台湾林业界三大元老之一、临海籍林渭访先生,在《屈文六先生九秩寿序》中指出:“浙江耆宿屈文六先生,实国瑞而兼人瑞者也。仰之则弥六合,退之则藏于密。”



屈映光给传法弟子李逸尘的六十贺词。



2011年李尔昌先生带领笔者来到屈家大宅,介绍屈氏家祠历史。